

基本教育

上册

王承緒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基 本 教 育

王 承 緒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34542.2A)

本 教 育 上 冊

定價 國幣 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譯 述 者 王 承 緒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序言

本書是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籌備委員會祕書處教育事務部的第一個成果，向一九四六年大會提出，解釋基本教育方面所建議的設計。它集中注意於一個增加擴大中的世界運動，對於這個運動聯教組織可以自行規定若干有利的功能，這個運動坦白地正視很多人民的缺乏，參與近代世界生活的最基本的工具，這不僅是對於和平和安全的一個雖是間接的而是實在的威脅，也是對於科學和文化的一個阻礙和一個挑戰。所以，聯教組織有良好的理由把基本教育視為它基本事業領域之一。

本書印有多量的冊數供給出席大會的各國代表團和有關方面應用；還有一部分可以公開出售。本書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另外印成小冊備大會之用，並加導言，說明本書全部內容。

赫胥黎

執行祕書

……戰爭既發動於人心，故和平之壁壘，仍須建築於人心；

自人類有史以來，世界各民族間之昧於彼此習俗及生活，乃爲造成猜疑及失信之共同原因，
卽因此隔閡而時常爆發戰爭……

文化之遠播交流，及正義自由與和平之教育，爲人類尊嚴所需，此爲一種神聖之責任，各民族
應以關切互助之精神，求其完成……

故欲維持世界和平於不墜，必須植基於人類知識上及道德上之團結。

——摘自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約章

上册目次

序言

第一章 緒論

本書的由來

本書的範圍和目的

第二章 著名的前例

各國基本教育實施概略

附錄和成就

基本教育上冊

第一章 緒論

本書的由來

像一個簡單而奪目的花樣，一再呈現在一個比較精密的圖案一般，基本教育的論題，是一再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事業計劃的討論中提出的。這花樣是已經產生了，本書就是一個證明。掃除文盲，並不是基本教育的全部；其他精神的和物質的的因子，也和這問題有關。

經濟委員會的會議錄裏，從祕書處的工作方面，都可以看出這個觀念的產生。記錄是載得

國際日誌

五四五零十一月十六日，在設立聯教組織的條例簽字後的半小時內，執行祕書辛蒙爵士

(Sir Alfred Zimmern) 在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發表他的信念說，基本教育應該成爲聯教組織主要事業之一。至於聯教組織的長期事業計劃，辛蒙爵士這樣說：

「如果我所體味的大會的感覺是對的，——例如美國代表團所提的決議和其他各代表的演辭的趣旨，大會的意旨是，在教育方面，新組織努力的方向是協助許多人民，還是在貧窮和可以掃除的愚昧的情況下生活着的國家。我們似乎不能很快的就決定了我們工作的方向；我所想到的題目是：「成年文盲和舉世掃除文盲的方法。」這個題目，是大多數會員國所感覺興趣的，也是幾個在本國人口中祇有很少文盲的會員國所感興趣的。……如果我們在此地此刻決定這麼做……那麼，各國的國內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s) 立刻就有工作可做，並且使他們感覺到我們的急迫之情……和我們的真正把我們對於掃除貧窮和愚昧和協助世界窮苦社會的規定見諸實際行動。」（掌聲。）

這一段話得到會場一致的贊可，此外，墨西哥代表波特博士 (Dr. Jaime Torres Bodet) 和 巴西代表亞拉高氏 (J. J. Moniz de Aragao)，特別說明這件工作的迫切。波特博士明白地道

破了會場的意旨，說：「這應該是聯教組織第一次大會中討論的題目之一。」

在聯教組織誕生之初的這一件小事，成了發展教育的社會理論的歷史的背景，這是無需申說的；它和社會科學的演進，或人類爭取多量自由和自我控制的長期努力，也是有關係的，當然，這裏並不是講這偉大的人類故事的地方；可是，這裏值得指明，在聯教組織關於基本教育的討論中，真的，在聯教組織其他迫切任務的討論中，明顯地有一種感覺，所包含的問題，和所採取的行動，是有着重要的歷史的意義的。

就是在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以前，已經有人說，如果要新組織成功，必須提高世界各國一般教育的水準。挪威教育部長虔維德氏 (Nils Hjeltnveit) 在盟國教育部長會議 (Conference of Allied Ministers of Education) 指出，在有文盲存在的國家，掃除文盲是一個必需的初步。他又說：「如果我們要各國的民主主義和各國間的了解，和合作樹立鞏固的基礎，我們必須加強一般民衆的教育。」這是一位負責的政府代表一句開端而重要的話。

當秘書處開始工作後幾星期內，就接到政府方面對於這問題的正式建議。一九四六年二月，

籌委會伊朗代表拉蒂氏 (A. G. Raddi) 代表伊朗政府致送說帖一件。說明普及教育對於和平、安會和社會正義的重要性，並且爲聯教組織提出一個工作的計劃。這個說帖的具體建議，將在本書以後提及。這裏可以舉幾個論據：「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廣大的人羣，可憐沒有教育的機會，」這種情形造成不平衡的狀態，與各國間的和平、友善和相互了解不能相容。」伊朗政府所建議的步驟中有一點，他們認爲是履行聯教組織「基本職能」時值得「特殊的注意」的，就是，「尋求各處文盲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原因，」這也是值得一提的。所以，文盲的問題，並不視爲一件孤立的事實，離開了它的原因和背景來討論，而視爲複雜的人類環境中的一個因素。

大約在同一時間——一九四六年二月——墨西哥代表團送到說帖一件，標題是：「組織國際掃除文盲運動。」這個說帖的主要建議，和它關於墨西哥現狀的有價值的資料，將在本書他處加以引用。在這裏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下面一段話：「愚昧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事實，而是具有許多現象的普遍落後的一面，這些現象如生產的貧乏，工業的落後，輸出的稀少，交通的不便，資本和收入的缺少，食、衣、住和公共衛生的惡劣和死亡率的高大。」這個說帖又說明問題的複雜性，並且

說：「聯合國對於愚昧問題的澈底的經濟和社會的解決，不能有待於緩慢的演進，」聯教組織爲了和平，必須立刻組織國際掃除文盲運動。所以，一個重大的問題正式提交到祕書處。

此外，也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古巴代表沛雷氏（Luis Perez），在籌委會第四次會議表示：「聯教組織的根本目的，應該是有利於全世界最大多數人民，和有關世界民衆生活和福利的行動。……它應該致力於減少每一國家和社會以內和聯合國各國和各社會間在教育、科學和文化上的不平等。……那就是我們所謂人類的改善。」

祕書處教育組，得到這些說帖和意見的鼓勵，再加上大多數代表對於這個問題的顯明的興趣，在它事業計劃中，加入成立基本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一項；該組並向籌委會教育小組委員會提出關於這問題的一篇專門報告。這篇報告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擬就的，在五月下旬，經教育小組委員會的討論，根據各委員的批評，復加修改。

教育組主任郭有守博士，在提出成立基本教育委員會時，解釋採用這個新名詞的理由。他說，我們不妨說「文盲」、「民衆教育」（Mass Education），「基礎教育」（Basic Education）

或「國民教育」(“Popular Education”)。可是，我們應該不僅掃除成年文盲，同時要給全世界的青年，受到初等教育。「民衆教育」這個名詞，和聯教組織教育組的同人的意思是相近的，可是這名詞的含義，在教育方法上有少顧及個別差異的弊病。「基本教育」(Fundamental Education)一詞，至少有一個優點，表明在它上面可以再加建築，而缺點似乎是最少的。這名詞代表一個活動的領域，包括而又不止於民衆教育，成人識字運動，國民教育和小學教育。

上面所提教育組的專門報告，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籌委會教育小組委員會中討論。該報告實際上就建議本書的編輯，並且擬定了編輯程序。同時，也提供教育組的觀點，說明所以選定基本教育早予考慮和行動的理由。

教育小組委員會的反應是同意的。在討論教育組的方案的時候，各方意見，都認為不能把識字本身作為目的。像任何工具一般，識字可以用於好的目的，也可以用於壞的目的。教育的整個內容和方向都提出討論；利用教育作為戰爭和征服的工具——最近如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是不能遺忘的。關於青年運動的重要，亦有提出，巴西代表加內洛教授 (Prof. Paulo Berrêdo

Carneio) 這樣說：「在以後十年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訓練的十五歲至二十歲的青年，就要掌握政權。……青年的主要問題還沒有討論。……」法國代表華龍氏 (Henri Vallon)，把儀式視為「利用集體感情有利青年的一個工具。」其他代表都發表同樣的意見，可是，大家都承認應該立刻儘量地努力傳播廣義的和合於人道的教育的價值。這些觀點，都反映在秘書處關於教育的整個事業計劃的最後的建議內，也反映在本書所述基本教育這概念的發展上。

一九四六年七月籌委會的會議錄，就有好多次提出到秘書處所擬事業計劃草案中關於基本教育的設計。

各代表的批評，對於這問題的態度表示顯著的差異，可是，他們對於這件事的根本優點是沒有異議的。挪威代表塞沫費爾特博士 (Dr. Alf. Sommerfelt) 說：「……人家在問，你們在做什麼，你們能做什麼？所以，我想，聯教組織將來的工作，必須是一般民衆真正能了解的，這可以是建設和平的一個因素。……最初，我們必須集中在一個真能吸引世界想像的設計……個人是贊成掃除文盲運動的。」荷蘭代表伊登堡博士 (Dr. J. Idenburg)，側重國民教育的需要一個精神的

目標，以及和教會的合作。南非聯邦代表哈霍夫博士 (Dr. J. J. Haarhoff) 也指出這一點。籌委會主席英教育部長威金生女士指出，宗教本身是在聯教組織的範圍以外的，至於在教育方面和教會團體合作，那是完全可能的。波蘭代表特士威斯基氏 (M. B. Dyzewieski)，說明心理學在解決教育問題上的重要性；他又和其他代表一樣，指出改進教師社會和經濟地位的需要。美國代表勃洛納博士 (Dr. Esther Brunauer)，指出應在聯合國機構以內合作進行，沒有壓迫或強迫的思想或暗示。在這方案的討論進程中，很多人發表對於基本教育的意見，沒有一個人是反對的。在所提方案中，下面一段是有關這問題的。

(一) 基本教育委員會。

我們建議，請十二位至十五位致力於掃除文盲，促進落後國家小學教育，和從事民衆教育的世界權威，就他們的經驗和觀察，和聯教組織在這種事業上的地位，寫成簡短的報告，由專家小組會編輯這種材料並且向第一次大會提出聯教組織基本教育的行動計劃。這些報告和建議，在一九四六年秋天付印，作為聯教組織基本教育計劃的主要初步。

這裏要說明會中建議立刻執行的，不是成立基本教育委員會，而是羅致幾位專家，搜輯材料，備大會或將來大會中決定設立的任何委員會的參考。

這個建議，列入聯教組織應立刻實行的教育工作之內。關於這些工作，教育小組委員會這樣說：「我們相信這些工作，具有教育的意義，代表教育的廣大的領域，表明聯教組織和其他機構的關係，並且供給向正當方向發展的機會。」

上述建議，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星期二，籌委會第五次會議中通過。

祕書處方面因即尋找對於基本教育的幾個重要方面有經驗的專家；請他們撰述報告和感想；把這些材料加以編輯；並擬具實行計劃，提交第一次大會討論。

本書就是祕書處教育組和它合作人員努力的結果。

聯教組織執行祕書赫胥黎博士(Dr. Julian Huxley)，在討論最近將來聯教組織教育方案中應顧到的幾個問題時，對於基本教育的概念，有下面幾句話：

第一，掃除文盲。根據我們的一般原則，世界「黑帶」的發見光明，是我們在各方面的努力的

一個主要目標，掃除文盲，佔優先的地位。掃除文盲是必需的，特別因為識字是科學和技術進步，……優良的衛生，提高農業效率和增加工業生產的先決條件；也是智識理解和心智發展的先決條件；也是民主主義和國家進步的先決條件；也是國際了解和關於他國知識的先決條件。

可是，稍加考慮，立刻可以發見，單是識字是不夠的。它需要和整個教育制度相關連，對於年長的文盲，和一般社會教育相關連，特別是在健康，農業和公民訓練方面。這就是為什麼在聯教組織的計劃中，識字運動是配合在比較範圍大的基本教育的研究之內的。

……識字是不夠的，因為識字本身不能保證上述的利益……當然，對於有些人，識字祇是耗費時間的新的方法……逃避現實的新的方式——採取廉價的報紙，雜誌……和電影的方式——而不送他們到藝術和智慧的寶藏，或者促進對於現實的更充分的享受，和自然和人類生活的更深切的了解。

識字也不一定是走向民主的，即使走向民主，也不一定是走向社會的正當發展的。納粹德國已經很明白地指示我們，一個全國人民完全識字，教育程度很高的國家，可以走錯了路，到不民主

的地步；在民主國家，報界的作弄和文學和電影的水準的低落，都是可能的。……還有，知識是容易不完全的，情報是容易曲解的，這些是國際間惡意的最重要的來源。

所以，這裏我們又到了從最大可能的角度去研究的需要，對於這設計的一切結果和含義都予顧及；像聯教組織這樣的機構，它的價值從它的約章上看就是多方面的，牽涉人的一切高級的活動，這又更加顯明了。

本書的範圍和目的

聯教組織祕書處和籌委會對於基本教育的看法和它的背景，細讀聯教組織事業計劃報告（program Report）第二章聯教組織與教育可以明白。該章共列舉十三個設計，本書所述基本教育計劃，為第八個設計。這些設計的目的，在使教育適應目前的需要。

該報告在討論基本教育的設計時，有下面的話：「聯合國憲章指出，為締造各國間和平和友好的關係，穩定和平安是必需的。這種條件包含經濟和生活標準的改進，和人類基本權利與自由